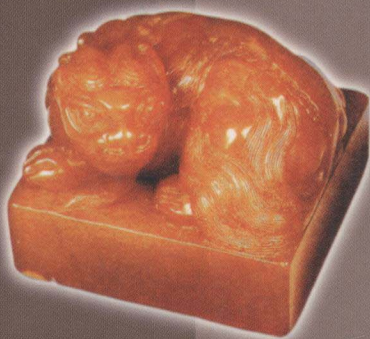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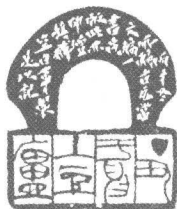
◆ 张公者 顾工 编 ◆

篆刻批评

◆ 当代卷一 ◆



紫雲齋出版社



张公者 顾工 编

篆刻批评

当代卷一

荣宝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篆刻批评·当代卷一/张公者,顾工编. —北京:
荣宝斋出版社, 2004.12
ISBN 7-5003-0764-0

I.篆... II.①张...②顾... III.篆刻—艺术评论
—中国—现代 IV.J292.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6143 号

责任编辑: 崔 伟
封面设计: 王 智
内文设计: 崔 伟
责任印制: 毕景滨

篆刻批评·当代卷一

出版发行: 荣宝斋 出版社
(100735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 32 号)
制 版: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: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
版 次: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 张: 5
印 数: 0001-3000

ISBN 7-5003-0764-0 定 价: 28.00 元

序

人类追求精神生活是与生俱来的天性。从迄今所知道的艺术史来看，有了自发的创作，也就由品评而产生批评。诚然，批评的本义与世俗的释义是不同的，批评包括着褒与贬，即赞美与挞伐两端。

批评一般来说总是迟到于创作，这一状况尤以篆刻领域为甚。这或许是古已有之的“雕虫小技，壮夫不为”的观念在起着潜作用。

粗略地回眸一下中国篆刻史，作为周秦两汉印章艺术辉煌期，彼时就少有学术意义上的批评。由于用印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，由按于泥而钤于纸，隋唐之际，印风丕变，创作在延伸，而批评依旧寂然。在宋元之世，即便是有了关注印学的艺术家及学者，而厚重的创作成果与刚起步的评品文字和涉及的议题，还是不免有大巫小巫之别，是极不相称的。

篆刻领域里批评这一翼的击翅腾飞，当是在明代后叶。文彭在刻印领域里引进了文人足以运刀对付的叶腊石，一呼百应，四海风从。就印章的材质而言，是基本上终结了铜印时代，而进入了石章时代；就创作与批评而言，是结束了印坛无言的尴尬，步

入了创研并重的时期。文人的好思量、擅文辞、抒己见、善争辩，都使迟到了若干世纪的篆刻批评，驶入了风驰电掣的快车道。明末之世，的确是篆刻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阶段：以文士为主体的创作队伍好古敏求，标新立异，在创作上取得了空前的丰收；同样，这一群体注重于学术的探求，百家争鸣，殚思竭虑，撰写了大批量的史无前例的印学论著。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著，即使以今日的眼光去审视，它依然是经得起咀嚼的，光彩熠熠的。要之，这是中国篆刻史上第一次学术批评的大亮相、大叩撞、大收获，它显示的是广度、深度、力度兼具的高屋建瓴的高品质与高水平。

我们理应感恩这批先贤，正是这批评的渗入和激发，使得创作、批评互为表里，互为因果，营造出了创作与批评互动的科学格局，从而发蒙了流派印章的崛起；使篆刻艺术起八代之衰，筑起了比肩周秦两汉的平台；又使其根正叶茂，承前启后，引导篆刻艺术步入了创研并重、所以两旺、持久发展的通衢。

从上述简略的回顾里，我们感受到批评的重要、批评的力量。批评堪称是创作的方向盘、发动机。我想无论怎样去肯定、颂扬

批评本身的意义和价值，都是不为之过的。

诚然，健康的褒不同于肉麻庸俗的吹捧，健康的贬不同于置人死地的抨击。批评包括着褒、贬两端。褒很必要，赞扬、鼓励可以催人奋进；贬不可少，否定、攻错同样可以使人清醒。褒如食糖饴，鲜甜其口，当然也可强身健体；贬如饮良药，苦涩其口，同样可强身健体，且是有针对性的及时消灾祛病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攻艺者宜糖、药并用。攻艺者，尤其是初涉者，易生百病且多症并发，所以，药较之糖，就更显必要。吃对症之药，较之吃无谓之糖，这药更显得尤为及时、重要。郑板桥是艺坛里的老成人、明白人，他尝作联曰：“隔靴搔痒赞何益，入木三分骂亦精”，他深悟出药石自强的至理。

谈到艺术批评，对受者来说，贵在一个“品”字。我们祖先创造的这一文字，其内含智慧得让人叫绝。“品”，三“口”组合。对待批评，吸收意见，第一“口”，当抱“言者无罪、闻者足戒”之诚心，“闻过则喜”虽不易做到，而至少要有“闻过不愠”的雅量；第二“口”，入“口”要细评，不为庸俗的赞美而陶醉，不为打不准靶子的挞伐而愤懑，贵在心平气和，辩证对待；第三“口”，

经过冷静思考，理清脉络，汰非求是，吸收消化，获得与己有补的养料。“品”，“品”得地道，“品”得到位，“品”得真谛，就一定会收益无穷。

此外，我们还可以从历史的层面上去“品”批评。首先，批评是珍贵的，但批评永远不可能是精准的，只有通过你的口，他的口，我的口，众人之“口”的共“品”，才会有公允、客观而中肯的批评。其次，批评是珍贵的，但批评总是有其倾向性、侧重面的。批评者的审美观，批评者的立足点，批评者的阅历学识等等，都会产生出千差万别甚至相互抵牾的意见。“偏听则暗，兼听则明”，“听锣听音，听话听声”，“品”之又“品”，就会从五里雾中走将出来，由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。再者，批评是珍贵的，但批评又只是一种外因，外因唯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、生效果。所以用平常心攻艺，耐得寂寞地攻艺，不为取宠于人地攻艺，才能在如瀑如潮的批评中泰然处之。即使批评中偶杂营私，这对神经健康、意志顽强的攻艺者倒是能将它转化为加倍奋进的力量。强者非但不会在批评中湮没、沉沦，且能在批评中成长、成熟、成才，在批评中锻造成真正的艺术家。

或曰“创作难，批评易”，似乎批评别人是很容易的活计，信口雌黄，指点江山，无需责任。其实，这是一种误解。创作是一种心智的创造性劳动，当然不易，但批评亦然。不深谙于创作的规律与技能，不通晓哲学与美学的理论，不具备由表及里的说服力与洞穿力，不以客观正直和善的心态去议事论人，就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批评。批评一如创作，同样难。从批评学的角度看，批评也是创作行为。等待它的也是无休止、无穷尽的批评。因此，创作者毋需自卑，批评家不必自贵。天底下哪有大权独揽、毋庸置疑的裁判？只有历史，才是真正的裁判。艺术创作要经得起古人“品”、今人“品”、后人“品”，作为创作孪生兄弟的艺术批评，同样要经得起古人、今人、后人“品”。在历史的裁判面前，创评者都会被一清二楚地分出是非、邪正、优劣、高下、文野来。所以，创评两端，各司其职，都是懈怠不得，意气不得，偏废不得的。篆刻家、印学批评家分工不同，但拥有一个共同而崇高的目标：即同舟共济，振兴篆刻艺术，使其获得更大的拓展，取得更大的成果，不辱使命，不负时代。

公允地说，我们这二十来年的篆刻艺术，是整个文艺领域里

被公认的诸多热点、亮点中的一点，在创研方面都有着不小的成绩。公者、顾工两君，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，认为收集、整理当代评家对当代印人的批评，是利于近今而又功在后世的一件极有价值的工作。两君所编的《篆刻批评·当代卷》丛书，遴选编辑了对当代代表性印人的批评文字，遴选时，又分别对所选印人的作品作了评点，力求使品评显示出它的全面、客观、公正与健康。相信，这套丛书的出版，对于篆刻界、篆刻家都是裨益多多的。倚装赴欧，匆匆著文，言不达意，乃至言不成理，尚希友道正之。

常六街

2004年5月于海上豆庐

目录



韩天衡 1



林 健 13



刘一闻 25



苏金海 37



张 树 49



戴 武 61

目录



程风子 73



魏 杰 85



潘敏钟 97



张爱国 109



尹海龙 121



鞠稚儒 133



韩



天衡



韩天衡，1940年5月生于上海，江苏苏州人。号豆庐、近墨者、味闲。现任上海中国画院顾问、西泠印社副社长、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、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职。出版的作品集有《韩天衡画集》、《韩天衡书画印选》、《韩天衡篆刻精选》等三十余种。著作有《天衡印谭》、《天衡艺谭》、《中国篆刻艺术》（日本有翻译本）、《中国印学年表》等十余种。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

乐趣多在探索中

韩天衡

我学篆刻是先付出血的代价的。6岁蒙童，似乎还没领教钢刀的威风，刻印走了刀，大拇指上给割去了不小的一片，老母拣来一把香灰按上，用士林布一搨，忍痛受罪两个月，居然肉给粘合上了。大概是自认为不能白付出大代价，以后更是乐此不疲，鼓刀耘石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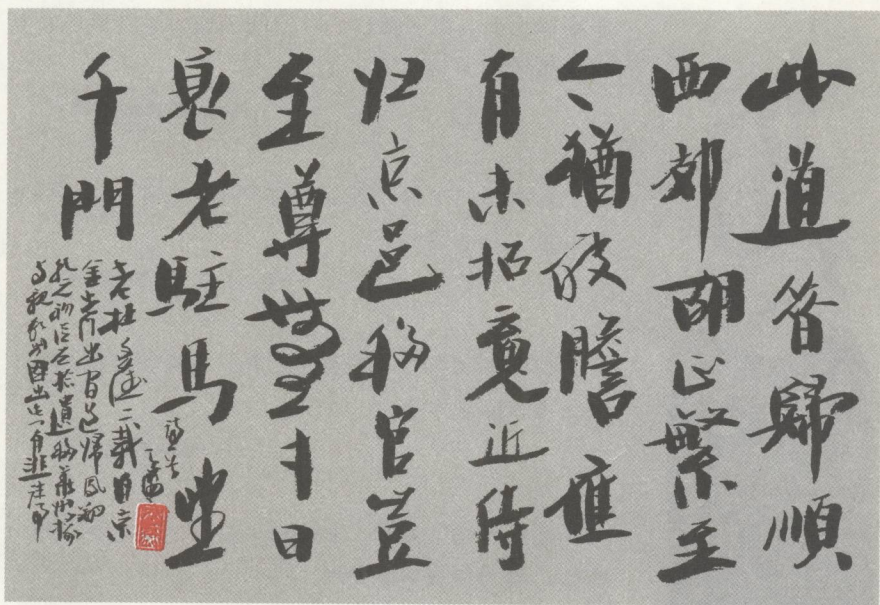
在很长岁月里，我遵循方介堪老师“不可学老师的样子，而要学习秦汉印”的教诲，以追秦摹汉，探索再现历代印人风貌为乐事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摹写和临刻了两三千钮古印。

23岁那年，我登门向方去疾先生请益，他细心地翻阅了我厚厚的印稿后，讲了一句话——话多了，像雨点簌簌，听了也不上心，正因为是一句话，它才深深地震撼了我。他说：“你可以变啦！”我当时不无惶恐地回答：“我怕基础不够！”话虽这样说，去疾先生播在我心田里“变”的种子，却勃然萌发了。是的，在前贤的印作里探索是断不可少的，但这毕竟是在前贤开拓的路上漫步，对他们说来是旧的，对我说来则是新的。只是学习继承，严格地讲，尚属“摹拟”，而非抒发自我性灵感的“创作”，“书非不法钟（繇）王（羲之），而非复钟王”，贵在“始于摹拟，终于变化”。我终于斗胆下决心：走推陈出新之路。出新缘于推陈，无陈也无真新，艺术是讲继承性、延伸性的。

我在探索往昔篆刻和印学流派的认识上，开始归纳了奇中见平、动中寓静及雄、变、韵的探索目标。我自认为强调奇、动的效果，能获得不凡的、抓人的第一印象，强化不雷同于别人的清新感和写意画情趣。但奇和动务必以平和静垫底，奇中见平则不怪诞，动中寓静则不油滑。印作雄才能壮伟劲迈，有气势，拒小派，自有时代气息；变则力求篆法、章法、刀法、意趣上区别于古人、他人和故我，常变常新，才能使艺术生命常青；韵是在雄和变的基础上求韵致要有一种可玩味、可爱恋的鲜美劲儿，但离开雄和变去求韵，则像用味精泡白开水当汤喝，其味必欠醇欠鲜。此外，我还注意到，继承和创新是断绝不得关系的，继承时不忘创新之旨，创新中不忘传统佳处。即使是寻路攀珠峰的勇士，也务必参阅前人走过和绘制的图舆，探索中重视前人提供的有价值的导游图，至少可以减少盲目性，防止走悬崖。说来轻易

做起来难，理想与追求好似都在奔跑，目标总是那样的迷惘遥远。欲近不能，求万得一，如今自忖，依旧汗颜无已。

探索不单以摘到果实为乐趣，它促使你不甘因袭守旧，不以一辈子重复早已娴熟的思路、技法为极则。胸怀“疑无路”而后“又一村”的神奇美妙憧憬，饱含排除苦恼、彷徨而进击不止的活力。从去疾先生提议我“变法”，至今过去了几十个年头。我依旧在求变的道路上艰辛摸索：有变得为前辈行家谬许的“新面”，有变得令人摇头批评的“怪腔”。我认为这对探索者同是珠宝，谬许权作动力，批评诚可深思，合二而一，可使自己在永无止境的探索中，端正方向，加快步伐。



行草橫幅

诸家批评



天衡同志治印，根底深厚，刀法精熟，加上刻意创造，变幻多姿，为现代印学开辟一新境界。反复玩赏，赞仰无已。

——沙孟海《致周昌谷书》

天衡挾藩秦汉，独创新调，不欲蹈前人一步，遂能超轶侪辈，俯视群流。

——陆俨少《题画》

尊友（指天衡）刻印之妙，古不乖时，健而能软，使小松再生，奚冈复作，当敛衽而避。兹附呈石章数方，悬转交得闲奏刀。

——刘海粟《致陆俨少书》



天衡所作朱白相兼，琳琅满目，叹观不已，如非九折臂，曷能臻此？

——商承祚《题韩天衡篆刻手卷》

圆厚生动，结构不凡，将为拙书增加胜色，实不胜欣喜，感激之至。

——李可染《致韩天衡书》

金龟玉钮开秦汉，宋叠元朱又一时，皖流浙派风靡体，肯为吾贤真本师！

——谢稚柳

韩天衡先生印，似以盘博为主，附以刀法之崛奇，自然高古。东坡云“以奇取正”者是也。廿年前

月色书香

弟亦用此法脱出师门，惜未能更立面貌耳。有一篆刻家前曾来台（湾），现住美国之魏乐唐，亦用此法，但魏削薄，远不及韩先生也。又韩先生印中有木刻意味，与魏极为相同，大陆作家苏白，即似由此脱出，而终未能，可知一艺之成，天分、人工必当配合得宜方可有成，若韩氏者即此中豪杰耳。

——王北岳《致邓昌成书》



许大梁

韩先生治印极具特色，已超脱古人范畴，所谓推陈出新者也。至于刀法之朴厚，笔意之搏扬，又非时下印人可比，而鸟篆更是一绝。以美术体入印，古者商周已然，但韩先生又能新之，毫无牵强之意，较一般纯以工取胜者又远矣。我对大陆现存印人尤佩服韩先生也，故曾于《印林》介绍之。

——王北岳《致张子宁书》

天衡同志治印，基础厚、功力深，前后获读所作，善思量，多创意，心仪久矣。昔周元亮论印谓，斯道之妙，原不一趣。有其全，偏者亦粹；守其正，奇者亦醇。夫全偏正奇之间，消息微茫，惟能者无所不可。天衡春秋正富，游刃恢恢，绚烂之至，乃开新境，继承发展，属望无穷。翻纸数四，率墨志佩。

——沙孟海《〈韩天衡印选〉序》

食古而能化今，非三代，非今世，独具雄、变、韵之长。雄者气格壮伟之谓也；变者立异出新之谓也；韵者回味无穷之谓也。读其印作，以盘错搏扬为宗旨，以奇反正，奇中寓平，动中寓静，一反故常，自成面目。

——程十发《〈韩天衡印选〉序》

百折江流九折文，篆村墨石解纷纭。几时才见韩生笔，伯乐亲题冀北群。向爱元人瑶碧堂，离龙雕虎势披猖。谁提证圣斋前过，江海都为百谷王。

——高二适《题天衡印人二绝》



疾忘斋

以刀削山骨，于焉见性情。谁言方寸地，崇使鬼神惊。所贵开新派，不名邓与吴。遂使秦汉下，亦有宋元无。蹊径君能辟，高标每自期。悠悠当代手，天地是吾师。书画非余事，相看犹少年。一灯常矻矻，多艺自翩翩。

——陆俨少《题天衡印选》

他（指天衡）以自己娴熟的小篆笔法，参以秦汉诏版、砖瓦、碑额文字，写出一路结体宽博疏落、笔势厚重多变的“草篆”体。这种草篆体妙在于变化错落中求得整体的平衡统一，而不斤斤于一字一画的刻板的比例对称，使作为造型对象的篆书大大拓展了结体、笔势上的自由度。入印书体的这种变革，不仅强

化了他的印章章法的虚实对比，而且为变形夸张提供了极大的余地，许多看来平实的文字，通过韩天衡的匠意经营，呈现顾盼有致、意趣横生的姿态，极富形象性和幽默感。

——孙慰祖《铁笔纵横开新面》

韩天衡篆刻的师承源头无疑在汉印中，更直接的来源应在吴熙载、吴昌硕一脉之中。最能体现他出于这一脉的，不是其字法，也不是其章法，而是其刀法……观其印中线条特点，是把吴熙载的披削用刀融化在自己手中，故其线条能把挺拔和润泽两个相互矛盾的特点融而合之。其印中的线条能于挺拔之中见润泽，诚属难能可贵。他行刀娴熟，进退无犹豫处，细察起止转折处，又皆小心翼翼，所以他的印既能夺人耳目，又耐人寻味。

——李刚田《韩天衡篆刻赏析》

铁（苦铁吴昌硕）木（木居士齐白石）之外，别有一天（天衡）。

——唐云《题韩天衡印迹》

韩天衡篆刻的最明显特点是向多种风格形式的纵深探索，这应该是赵之